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三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涖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春秋闕疑卷三十三

元　鄭玉　撰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二十五年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至是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

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

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

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高氏曰此何以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于宋者宋向戌善于趙武又善于楚屈建實為之會晉楚以求弭諸侯之兵且使晉楚之從得交相見此事利害甚重不可輕與也而諸侯大夫不詳其故始循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大啟戎心干盟偪好華夏蠻貊莫知其辨而諸國亦俛首兩事晉楚此見當時天下之事中國之

政皆大夫專持之諸侯亦弗能制也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陳氏曰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

兩君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于是始則是南北二霸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中外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家氏曰宋㓗以秦楚構兵欲告之以不利使皆罷兵而孟子所以語之者則有仁義而已矣今向戌弭兵與宋㓗罷兵事有相類者謂弭兵為非不可也而所以弭兵者則未得其說荆蠻之勢自是而愈張夫豈中國之利哉葢

征伐天子事也晉楚及其與國雖有中外之辨而皆天子之建國也向戌而欲弭兵當先禀命京師已而馳告晉楚俾各率其與國朝王而受命焉盟于王庭自今以往有罪當討王命之討而後討四夷內侵王使之伐而後伐一如周家盛時之制夫如是兵廢可弭矣今徒以弭兵為說俾晉楚之從交相見而中國諸侯一朝為外戔役而天下乃有二霸趙武向戌豈非中國之罪人乎或曰如子之說晉人猶知有尊王

之義其如楚之弗率何曰楚自用兵以來令尹死者
三四人内困于吳外困于晉其力已憊徒以恥出晉
下是以日尋干戈而不得息今使之聽命于王而南
北罷兵亦楚之福彼胡為而不從不從則奉王命以
臨之我有辭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
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

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

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懟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穀梁氏曰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甞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出君弑君而

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高郵孫氏曰喜弒剽而立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弒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家氏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納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謝氏曰鱄出奔稱弟罪獻公之不能全其弟也　愚按甯喜之死實鱄有以致之則鱄之奔亦有不得已者矣始鱄以獻公之言與甯喜約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而喜專獻公患之至于殺喜則喜之死鱄不執其咎將誰執其咎哉喜既被殺鱄不出奔豈唯有愧于心且將不保其身矣夫政者人君之大柄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雖有君命豈可輕以是許人哉方獻公之使鱄鱄之約喜宜皆以大義告之使剽

之死必以其罪衎之歸必以其道則喜免于弑逆之名而鱄無奔逃之患觀其初君不信臣懼不免之言及其終不向衛國而坐不為他國之臣則其識見之明執守之固豈常人之所能及哉所以至此者由其資質雖美而無學問之功故明于小節而昧于大體知守經常不識權變故也然則若鱄者亦可謂之獨行之士矣律以中庸之道則名教之罪人也此責備賢者之意故因其出奔而論著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

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名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

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

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

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

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

可謂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
也而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
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
又可攻乎　臨江劉氏曰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
卒名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高氏曰此謀出于宋向
戌而春秋不出向戌之名但書會于宋盟于宋者聖

人傷中國無人之甚也彼向戍者何足道哉陳氏曰
晉楚爭先乃先楚人九月楚薳罷如晉涖盟此先晉
何春秋不以荆蠻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
矣虢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剸陵則齊主諸
侯至臯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
胡氏曰此一地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
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面

而朝楚及申之會南蠻之君莫敢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小東萊呂氏曰宋向戌合晉楚之成以弭兵左氏書曰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觀以為名三字便見得向戌之弭兵非是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其後向戌挾弭兵

之事又書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則向戌弭兵之意非果欲息天下之民平諸侯之爭區區為一已之利而已上而為名下而為利左氏于前書弭兵為名既有以誅其心于後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指其實真有書法

愚謂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聖人書曰大夫盟不曰諸侯之大夫者責大夫之無君也宋之會諸侯不在而大夫自盟聖人書曰諸侯之大夫而不曰大夫者憂天下之無君也葢諸侯在

會而大夫自盟春秋雖不書諸侯之大夫人猶知其為諸侯之大夫也故不書諸侯以罪其臣諸侯不在會而大夫自盟不書諸侯之大夫人安知其為諸侯之大夫故書諸侯以存其君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　劉氏權衡曰歴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令司歴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乎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師氏曰周之春夏之冬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蔡

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

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

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

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

封當國至是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

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内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内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譲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

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家氏曰慶封崔杼之黨也杼既弒莊公而慶封共為政其必與于弒矣去年杼以家難而死慶封當國其權任可謂專矣而莊公之倖臣曰盧蒲癸王何者乃共謀討之殺其子慶舍慶封田而

歸戰弗克遂來奔齊人乃出崔杼之尸而戮之改葬莊公莊之死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讐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欒高陳鮑之徒因人成事耳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黄崖不敬及漢楚康王卒公

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薛氏曰前此未嘗朝楚而今朝之由晉之失諸侯也陳氏曰諸夏之君旅見于楚始于此舉魯以見其餘也外相如不

志有異焉則志之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公朝于王所公如楚于以見王霸之盛衰故曰天下之辭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彝

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范氏曰閏承前月

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乃史册之常體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

不殖　胡氏曰歳之首月公如他國有矣此獨書公在楚外為荆蠻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内為强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于歳首朝正之時特書所在以存君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顔咫尺食坐見于羮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薛氏曰在楚之書危其在中國之外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

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
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吴子餘祭
吴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吴子餘祭觀舟閽
以刀弒之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
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吴天
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

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
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
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穀梁
氏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也
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
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
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
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家氏曰吳之諸君易而無禮往

往以此蹈禍過卒于巢猶曰以戎事故餘祭死于閽
僚死于專諸直死于刑人刺客之手春秋書之良以
垂戒示後焉耳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
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

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家氏曰事有關乎中國繫乎王室如城虎牢城成周之類公也事有關乎救災恤患如城邢城緣陵城楚丘之類亦公也若是者合諸侯而城之其誰曰不然今晉平為其母家城杞事之私者也乃以煩諸侯是以已事而僭王事其在文武成康之世

則誅矣胡氏曰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嫚之水所以降于國風而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不待貶絶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

仲顔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杞子來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

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絶書府無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 高氏曰晉侯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來聘之下黍離之同國風則周道不復興矣杞國之削公爵則夏禮不足徵矣聖人于此稱子又稱來盟蓋志其削弱之甚有國而不能自强又恃晉而求田所以深貶之也 愚按杞爵稱子未詳

吳子使札來聘

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

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矣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

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于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

瑟必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陳氏曰荆人來聘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伯使術來聘春秋葢累而後進也吳始通于上國則曷為書君大夫吳吳驟强也然則是賢札歟書札猶楚椒秦術則皆非命大夫之辭也必若屈完而後特書氏春秋公萬世之是非不以私一人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左氏曰書出奔罪高止也陳氏曰春秋之法茍不足以免于難雖放逐也以自奔書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于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責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高氏曰稱世子以見父子之親稱君以見君臣之義以臣子之愛而弑君父之尊則般之于尊親盡矣家氏曰般之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貴華賤夷者所謂以義理之心夫人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諸夏之與國中間為楚所迫叛晉即楚去來無常惟蔡自厥貉之會甘于從楚去而不復者七

十有餘年其染于夷久矣般之逆殆為商臣所染其積習有自來矣去盟主即附于僭竊附僭竊即胥于禽獸此理之必然又何怪乎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穀梁氏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

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高氏曰安定胡先生嘗謂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葢婦人以貞為行者也當春秋時以魯一國言之如文姜哀姜穆姜皆夫人也杞伯姬鄫季姬皆魯女也其行有不可言者唯宋伯姬以貞潔之行矯其弊遇災不少避以死真有伯夷之風哉劉氏意林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

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已之所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于生辱之甚甚于死而不渝故也高郵孫氏曰伯夷之賢不見稱于孔子則亦西山之餓夫共姬之行不見列于春秋則亦小國之愚婦爾為伯夷共姬又何恨哉亦信其志而已矣家氏曰宋平身為國君其母以逮火而死何以逭不孝之罪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晋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晋　左氏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

梁氏曰諸侯且不首惡况于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陳氏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甚者母弟亦不書必殺無罪也而後書謝氏曰佞夫以非罪見殺故王子瑕奔晉普天莫非王土故周公奔晉書出以明王室之衰也王子瑕奔晉王子朝奔楚不書出以正王室之尊也明其衰所以責王國正其尊所以責諸侯始之以衰而責王國終之以尊而責諸侯春秋

之序也高氏曰後世人君不知春秋之旨往往推及同氣至使天下有斗粟尺布之謡此萬世人君之大戒也樸鄉呂氏曰孫明復謂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無天子殺大夫之文此言殺其弟佞夫以為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言也竊以為明復此言未為知春秋者也夫所謂諸侯無專殺大夫者必禀命于天子也天子無所禀命有罪則與衆殺之非謂生殺自恣悉由己出而謂之專殺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偶無

天子殺大夫之事爾或史官脫畧孔子無從取書也
如使實殺無罪見之簡册聖人豈有不書以為世戒
之理使後世暴君有作殺生自恣無所忌憚由明復
此言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氏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
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
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

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謝氏曰宋共姬公室女婦之賢者也魯以叔弓會葬嘉之也春秋以夫謚稱共姬褒之也共姬為女為婦可謂賢矣其嫁也宋公孫壽納幣魯季孫行父致女晉人衛人齊人來媵以其賢而昏禮之厚也其終也以死守義而卒于災以卿送死而共其事以夫配謚而彰其德以其賢而喪禮之厚也方是時關雎之化不修漢女之行不聞賢妃正女不回之節卓然

見于亂世者共姬一人而已此春秋所以賢其懿行而褒之也　愚按共姬昏禮喪禮之過厚春秋書之皆因貶以見褒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黒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已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

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

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

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

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産子産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産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産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鄭子皮授鄭子産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

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子産為政有事伯石
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
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
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
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
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
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

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三十一年冬公薨之
月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
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
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
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
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
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
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

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
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
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
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
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
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

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
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
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
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
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
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

而以隷人之垣以嬴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頼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十二月北宫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

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

毀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

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
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
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
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
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
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

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乎子皮曰善哉虎不敏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産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産是以能為鄭國昭四年鄭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寛以告子産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

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謝氏曰良霄以汰侈構禍出奔其還也結許之力興兵入鄭其入也介于襄庫伐舊北門此構亂以危社稷者也入稱自許以明罪在所討也殺稱人以衆棄之之辭誅之也入逆辭也胡氏曰不言入者其

位未絶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絶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葢有罪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者耆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春秋于喪國失家者不書所逐之人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

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三十一年春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魯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反甚焉又與季孫語晉

故季孫不從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臨江劉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為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以紀天下也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請

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胡氏曰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軍政之本至于淪絶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矣昔者伯禹過門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以待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蔡之亂

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雞犬之亡失也以為末之察也可謂不智察之而不謀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别于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

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宫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穀梁氏曰非正也高氏曰公適楚而好其宫歸而擬之因名焉不居先君之正寢而安于所樂是以不正其終也夫公作宫而以楚為式稱名不經　非禮也不于始作而譏之直言薨于楚宫者乃所以深譏之也大東萊呂氏曰不薨于路寢已非正也而又薨于楚宫若襄公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

以知其不能終也　泰山孫氏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　謝氏曰奔喪會葬臣子之禮也諸侯于王室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于强國書滕子邾子奔喪會葬而

諸侯之惡見矣家氏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子來會魯葬滕子之來魯之受皆有貶也諸侯來會葬于是始陳氏曰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霸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于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于楚者矣于是滕子會葬于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　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人胡氏曰經以傳為按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家氏曰犂

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弒之展輿既廢于父見立于國人故有以弒之罪而加之者使展輿能討賊于既立之後庶乎可以逃此名矣

春秋闕疑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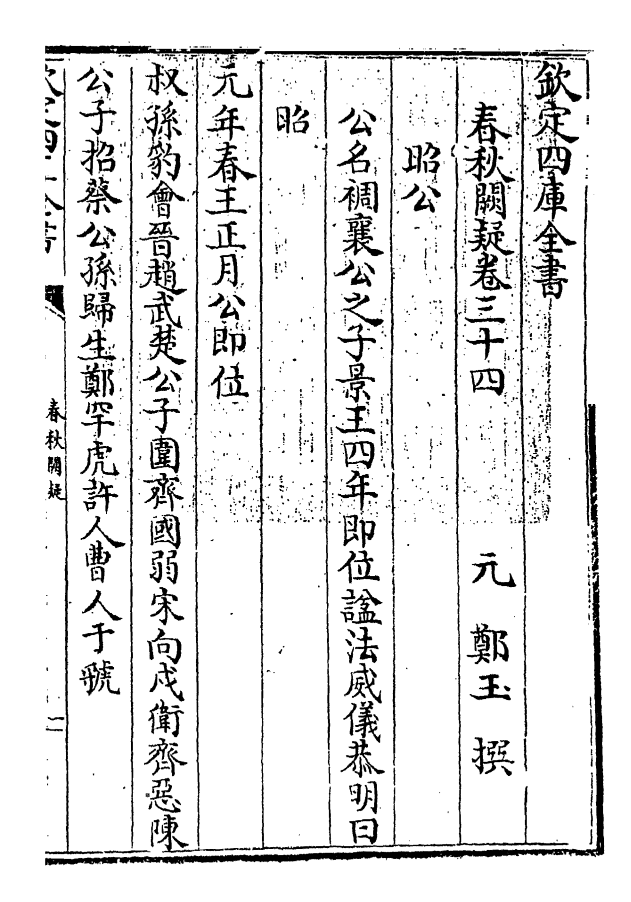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闕疑卷三十四

元　鄭玉　撰

昭公

公名裯襄公之子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恭明曰

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産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

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

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

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
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
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
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
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
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
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

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高氏曰宋之盟齊人不與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莒人弒君諸侯不共討之者是時楚人方聽莒人之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為可討也春秋不書莒人蓋斥之爾家氏曰春秋為中國惜不使夷得以僭華是故長晉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

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

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何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乎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

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

皐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皐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貫而欲贏而惡囂乎皐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家氏曰鄆有東西之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者魯鄆也成九年楚人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入鄆者莒鄆也盖救台入鄆之時欲取之而未得至是遂取之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胡氏曰不曰伐莒取鄆為

內諱也高氏曰魯乘莒之亂而取鄆聖人直言之其辭雖畧而惡有餘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五月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

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五年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穀梁氏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

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公羊氏曰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胡氏曰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凡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凡弟乎凡弟翕而後父母順矣謝氏曰景公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庇一弟者失親親之道也若舜焉親之使貴愛之使富又使不得有為于其國則又安有母弟出奔之患哉家氏曰夫以千乘之國而區區母弟以車多伉

其君鍼之汰亦甚矣書秦伯之弟出奔晉不惟譏秦伯亦貶鍼也其母使之奔母亦智矣使如叔段之母則亂作于内誅不旋踵其所以卒得反國由母賢故爾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

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胡氏曰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内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毁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

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啟之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莒莒展輿出奔吳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禀命故不稱公子展輿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謝氏曰展輿為弑人所立受弑人立展

輿之罪也故出奪爵稱名展輿雖有罪然非去疾可逐去疾以王命討逆則可以爭國逐展輿則不可為去疾者非有臣子討逆之心也特以公子當立恃齊威力起而爭位故反國奪公子稱人入稱自齊責去疾之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　趙氏曰凡疆田而有帥師者皆有難也

趙氏曰帥師疆鄆田則魯人以不道侵莒封疆亦可

知矣師氏曰取鄆不書帥師而疆田書之于以見取出于莒人之不意故得之也易慮莒人既悟而有復爭之心故疆之也難夫以非分之田而已則出人之不意以取之既得而又恃徒衆以疆之天下又安得有一定之經界豈不紛紛大亂耶書之者為名分以致其嚴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圍使公子黒肱伯州犂城犫櫟郟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宫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

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禄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羇齒無乃不可乎 大東萊吕氏曰經書楚子麇卒而左氏以為公子圍弑之至誅慶封則左氏穀梁又載慶封稱圍弑君之語後世緣楚王汰侈遂以為實

甚矣三傳之為經害也家氏曰麋疾革圍聞其將死自外急歸乘君之殯戕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弒也而非弒麋當時諸國傳聞之誤有以為弒麋者耳不然圍之罪當顯著于春秋何以不正其弒君之戮而以卒書乎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　小東萊呂氏曰此可見君弱臣强之漸春秋時諸侯即位則告政于隣國且繼舊好也宣子晉之大夫為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禮樂自諸侯

出故夫夫得以僭諸侯

夏叔弓如晉

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産子産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

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
大夫皆謀之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
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
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
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
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
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
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于

吳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史書其名盟且曰七子子產弗討至是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乗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

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
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臨江劉氏曰黑有罪其
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公孫
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
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
黑于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
諸其家則幸而勝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夏四月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晉侯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于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三

年春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

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内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禄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内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

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釡釡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隷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

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于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毁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

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
桓子以請乃許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
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
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
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
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
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
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

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拒不能以禮自重大

取困辱也胡氏曰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于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于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于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郤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國輕身

以修鄰好乃郤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唯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于中都謂少姜之數于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涉山川來修弔事令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讐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

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

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

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左氏曰書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胡氏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

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家氏曰嬖寵固不可任羣卿有若齊田魯季衛孫氏者其必任之可乎曰是所謂權臣非所謂公卿大夫也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近習不得間

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亂也若夫控御權姦固自有道亦不可與近習謀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

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

也　高氏曰自去年冬至今春正月連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天道如此人事可知胡氏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字也不肯端言其事故㬥揚于朝歸咎藏氷之失夫山谷之氷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爕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

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則亦誣矣意
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
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氷之道合于豳風七
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
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四年春許男如楚

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

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
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
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是三殆也
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
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
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
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
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

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㔻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

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
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
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
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其餘君
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
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
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
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始

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

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緍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

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程子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高氏曰是會上主楚子下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何者楚虔殺其世子自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諸侯從之未有以為賊而討之者反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順聽其所為而不怪是在會之諸侯皆反中國以為外裔之

行也蓋中國自晉平始衰齊靈莊背之平公屢合諸
侯以討焉襄二十五年莊公遇弑始與晉平晉侯自
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趙武為政不在諸侯故諸
侯少安然而晉日益衰政在六卿自宋之會諸侯不
見者十年楚子始求合諸侯而未定問于子產曰晉
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楚靈固自以為不足
以服諸侯而期必從矣當時使晉稍强其誰敢爭晉
强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溺于

嬖寵而用司馬侯之言故楚偃然得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則亦不得已而從楚此書楚子諸侯淮夷于申者外裔為主而合諸侯也外裔得以大合諸侯而為盟主者以中國喪亂日甚幅裂横潰故敢肆然强為霸者之事也自是天下之事中國之政皆外裔迭制之矣則堂家氏曰楚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趙武韓起叔向無以辭其責矣魯以時祭辭衛以疾辭曹邾以難辭

皆不至惟鄭伯先至于申宋世子後至宋向戌鄭
子產又從而獻禮焉嗚呼曹邾魯衛猶有羞惡之
心子產鄭國之良伍于夷而不自以為恥豈非利
害所迫失其本心與師氏曰春秋之初天王始失
威權春秋之中操執天下之柄無非諸侯諸侯陵
夷亦一委政于大夫及茲春秋之末又失而歸之
夷雖每流愈下遞皆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則然
也探其本非諸侯先僭天子則大夫無由僭諸侯

外裔無由僭中國天子一失操柄末流之獘遂至此不可支持也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吴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謝氏曰徐子聽命于會而楚子以猜疑執之外裔之不常其德也髙氏曰楚子亦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于諸侯耳不書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吴也陳氏曰以外裔執外裔不書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是故外裔相執

不志爲中國危之故志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吴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

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　高氏曰

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謂有理也義也理義人心之所

同葢不待驅而後從也舍中國而從楚人豈人心之

所欲哉迫于不得已耳申之會楚靈不修德而求諸

侯諸侯畏楚之强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

衛曹薛杞鄅至伐吳之役則中國諸侯皆去惟楚屬從之耳人心之向背可知也夫中國不競然後楚人得肆其志有天下國家者苟知自强于理義以固人心其憂有不從耶

執齊慶封殺之

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狥于諸侯使

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穀梁氏曰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家氏曰楚虔弒嗣君而篡有其國賊之未討者也今伐吳執齊慶封而聲其弒君之罪是以謂之賊討賊陳氏曰此執

有罪也則曷為不再言楚子不與楚以討齊慶封之

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然爾申之會中外之大變也宋

號之事猶曰二霸至是而楚始專合諸侯託于厥慭

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

假討賊之義以號于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

遂滅賴

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

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穀梁氏曰遂繼事也高氏曰見楚人肆禍于中國假義

為利以惡終也家氏曰齊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為中國攘僭亂遂事之正也今楚虔怙其强大刼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之也遂之為義要當隨事而觀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

九月取鄫

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　家氏曰魯人嘗請屬鄫于晉鄫故魯附庸其後莒以子而後于鄫視鄫為彼之私屬魯莒既有積憾乘晉霸之不綱而

遂取之前日莒人繼鄫鄫之廟社猶存今為魯所取
而鄫于是始滅春秋書取鄫責魯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
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
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
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

宗必名女名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名之不告
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
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
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
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于齊歸未逆國姜子明
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于丘蕕遂遇疾焉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
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

出命之日及賔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賔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之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虚命徹十二月癸

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今死而

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五年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

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四年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至是舍

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左氏曰舍中軍卑公室也高氏曰季氏因叔孫豹之死欲乘其弱而去之名曰復古實欲

自強耳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民矣胡氏曰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孫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

其罪家氏曰兵有常制今季氏專魯作之末幾旋復
舍之春秋書作于前書舍于後季氏變更軍制之罪
不待貶斥而見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　家
氏曰楚以屈申為貳于吳而殺之殺之不以其罪也
臨江劉氏曰屈申之累工奈何楚人讐吳而疑屈申
謂屈申貳于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

為人臣也君弑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許氏曰春秋惡以疑罪殺人簡易之道也

公如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

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

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

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

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

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穀梁氏曰以者不以者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

以其地來也公羊氏曰其言及防兹來奔何不以私

邑累公邑也胡氏曰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巳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薛氏曰襄二十一年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今公如晉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取邑大事也納叛大惡也公不在而大夫行之多見其無忌憚也其書何君臣交惡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

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謝氏曰既取其邑又敗其師罪魯人無悔責之心也

師氏曰莒則無備魯不能謝過書之者譏莒而罪魯

也 愚按晉人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叔弓又敗莒師以逞其忿不顧霸討乃成君禍以遂其專比事而觀罪可見矣

秦伯卒

謝氏曰秦伯不名史失之

冬楚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

子于瑣閩吳師出遠啟疆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

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遠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

疆待命于雩婁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高氏曰不會宋鄭滕邾者不從令也見楚之不能霸矣家氏曰越始見而書人葢人之于夷之會非進中國之會若中國之會盟則决無可進之理薛氏曰楚之用越猶中國之用吳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　高氏曰合比使太子殺君之孽臣非所以安太子也故以自奔為文然宋公信閹寺殺太子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

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亦可畏矣以此為防後世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者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

于薳洩而殺之　高氏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于吳也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于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復伐徐而國亂吳葢自是休兵息民國始浸彊

冬叔弓如楚

且弔敗也　高氏曰楚恃强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弔乎葢四年公不會申巳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

能故以叔弓先聘明年而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謟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

瑶嚳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高氏曰將納款也故書其爵然受賂而還君子弗予也

春秋闕疑卷三十四